

書號：6002

王 家 坡（說唱）

作 者：趙 樹 理 等

出版者：華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北京香餌胡同七十三號）

總經售：新華書店華北總分店

印刷者：北 京 日 報 印 刷 二 廠

1—10000

定價1800元

一九五三年七月初版

134

王家坡

(小調)

趙樹理

——用「哭長城」或其他類似的小調均可唱

後面一座山來前面一條河，
正中間有個王家坡，
姑娘們到了婆家常挨打，
男人們個個打老婆。

山叫黑虎山來河叫玉女河，
王家坡自古有個傳說：
說「黑虎要吃小玉女，
就該婦女受折磨。」

花滿田園草滿坡，

王家坡的兒女好事多。

有個後生叫王金鎖，

交了個姑娘趙玉娥。

三月三日好天氣，

玉娥的媽媽去趕集，

留下了玉娥一個人，

王金鎖悄悄蹣到她家裏。

進門來叫聲「玉娥妹」，

只見那妹妹掉下淚。

「幾天不到你家裏來，

好像是隔了好幾輩！」

「幾天不見我的金鎖哥，

頭也不想抬來話也懶得說。

只要哥哥你來一趟，
見一見面兒也快活！」

「不怨哥哥我不來，
只怨你的媽媽看不開，
見了我瞪起她那兩隻眼，
瞪得我頭也不敢抬。」

「哥哥好比牽牛郎，
妹妹我好似織女娘，
我的媽好像河一道，
把咱倆隔在兩岸上。」

說媽媽來道媽媽，
直說到媽媽轉回家，
進門來沒有說一句話，
每人每給了兩個耳刮。

從門裏躍走了王金鎖，
家裏苦了趙玉娥——
挨了一頓笞帚把，
哭成了兩隻紅眼窩。

玉娥媽瞥了一肚子氣，
瞥來瞥去有了主意：
「找上個主兒嫁出去，
省得在家裏招是非。」

玉娥挨打走了風，
金鎖爹聽了怒冲冲。
他把金鎖罵了一頓，
也要給金鎖訂一門親。

王家的媒人過了東莊，

趙家的媒人上了西莊。
王家給金鎖說下媳婦，
趙家給玉娥找下夫郎。

過了清明是穀雨，
三月裏說媒四月裏娶，
日子都是四月八，
要拆散這一對好兒女。

王金鎖換了新衣裳，
上下打量好排場。

「要是娶了我的玉娥妹，
管保她見了喜洋洋。」

趙玉娥穿起了石榴裙，
左右端詳很時興。

「要是嫁給我的金鎖哥，

管保他見了很稱心。」

東莊近來西莊遠，

往來的工夫差一點；

王家的媳婦下了轎，

趙家的迎親花轎才到門前。

王家的門前放了一掛鞭，

趙玉娥聽了心一顫：

「別人來佔我的金鎖哥，
閃得我玉娥好可憐！」

趙家的門前放了三銃，

王金鎖心裏撲通通：

「別人抬走我的玉娥妹，
何年何月再相逢！」

王家的媳婦下了轎，
頭上蓋着個紅紬罩。
裏面罩着個什麼樣的人，
大家誰也不知道。

趙家的玉娥起了程，
頭上蓋着塊蓋頭紅，
花轎抬着她左右轉，
轉來轉去頭發矇。

王家的新媳婦去了紅紬罩，
兩道愁眉一處靠。

「陌生的姑娘你愁什麼？
莫非你娘家也有相好？」

趙玉娥取去了蓋頭紅，
見一個披紅男子帶愁容。

「這一個一定就是新女婿，想必是外面也有私通。」

一天短來兩天長，

誰家有事也難藏：

金鎖的媳婦也有個舊相好，
玉娥的丈夫戀着個大姑娘。

趙玉娥常想王金鎖，

王金鎖常想趙玉娥。

玉娥在婆家常挨打，

金鎖也常常打老婆。

割罷了麥子收罷了秋，
家家的媳婦往娘家走，

兩回能住三個月，

各自會一會老朋友。

金鎖還是牽牛郎，
玉娥還是織女娘，
一年兩次常團聚，
地上的佳期比天上長。

女兒們都有她的牽牛郎，
小伙子都有他的織女娘，
爹媽都是些糊塗蛋，
捏成了一大串子錯鴛鴦。

一月兩月容易過，
暗中的夫妻兩分割，
姑娘們仍回婆家去挨打，
男人們自然還是打老婆。

玉娥向媽媽訴過苦，

媽媽說她是「二百五」，

「黑虎山來玉女河，

玉女怎能鬥過黑虎？」

黑洞洞的日子長又長，

玉娥盼不到出太陽，

背地裏拜了一拜金鎖哥，

一條蔴繩自懸樑。

聽說死了趙玉娥，

氣得金鎖着了魔，

一把鋸頭拿在手，

瘋瘋癲癲走上山坡。

爲給玉娥報冤仇，

跑到山上刨石頭。

口裏不住說瘋話，

張牙舞爪叫個不休。

「平倒黑虎山來留下玉女河，
山底下找回我的趙玉娥，
姑娘們再也不挨打，
男人們也不再打老婆。」

瘋金鎖每日裏手不閒，
平山平了幾十年，
一把把的鋸頭磨成了杵，
婦女們仍然受熬煎。

王家坡開了解放花，
男女學過了婚姻法，
再也不用爹媽胡包辦，
自己的親事自己當家。

還是那座山來還是那條河，
青年男女好快活：
姑娘們誰也不再挨打，
小伙子也不再打老婆。

還是那條河來還是那座山，
青年男女好喜歡：
婚姻大事憑自願，
心上的人兒各團圓。

王金鎖一見喜洋洋，
多年的瘋病好了個光，
「爲婚姻折騰了一輩子，
後輩的兒女見了太陽！」

包辦婚姻不興啦

(鼓詞)

杜
澎
宋
哲
生

有一位姑娘潘玉華，
年紀不大整十八。

她自幼生來家貧苦，

無兄弟無姐妹只有個媽。

皆因為玉華的父親下世早，

她母女寄居王莊舅父家。

舅父家中人三口，

有一個小表妹還有舅媽。

舅父是個泥瓦匠，

經常在外不回家。

潘玉華勞動生產真能幹，

家裏事地裏活都離不開她。

她常去識字班學文化，

認識了本村的民兵胡寶娃。

寶娃比玉華大兩歲，

模範青年誰見了誰誇。

學習生產都佔頭份兒，

年輕的小伙子全村數着他。

這倆人心投意合感情挺好，

村裏人都說他們選對啦。

可是他倆見面倒不敢說心裏的話，

總有點兒難爲情羞答答。

到後來還是寶娃先開的口，

潘玉華點頭同意嘴裏沒回答。

這一天區裏開大會，

他倆人一塊來參加。

原來是開會宣傳婚姻法：

要把那封建的婚姻制度連根拔。

只要是男女雙方都自願，

男婚女嫁主意自個兒拿。

再不許父母包辦給兒子把親訂，也不許爹娘強迫替女兒找婆家。

大會結束區長講完了話，

青年男女們心裏都開了花。

散了會大家夥各自回村去，

有的奔三里屯有的奔五里窪。

朝王莊小道上走着人兩個，

前頭是玉華後頭是胡寶娃。

潘玉華走着不住往後看，

胡寶娃緊走幾步忙趕上她。

玉華說：『喂！區長說的你可都記下？』

寶娃說：『我心裏又高興又結着個大疙瘩。

喜的是政府貫徹婚姻法，

再不怕落後的背後亂喳喳。

咱這件事我爹娘都同意，

可就怕難對付你那落後媽。』

玉華說：『婚姻大事就得我自個兒說了算，

我媽她不同意我也不怕她。

何況是政府公布過婚姻法，

誰妨害婚姻自由誰就是違法。』

寶娃說：『對！有婚姻法作主咱什麼都不怕，

可也別太生硬咱先去說服她。

我就想不出什麼人跟她說得上話！』

玉華說：『呃！咱去找村婦聯主任劉文霞。

反正也得從她門口過，

她比咱早回來一步現在準在家。

說着話來到西村口，

路北的第三個門就是文霞的家。

玉華進院喊了聲文霞姐，

胡寶娃在門口假裝閒躍躡。

文霞忙出來把玉華往裏讓，

又說：『寶娃也快進來你還等我往裏拉？』

玉華進屋紅了臉，

寶娃心裏也有點熱辣辣。